

养一斋集

卷一

一

卷一

卷一

養一齋集卷之十九

山陽潘德輿彥輔

序

贈張幼塘序

吾嘗讀伐木之詩想西周盛時故舊燕衍之樂其二章于
諸父諸舅之尊于己者概以友聲叶之以聯其纏綿唱和
之情于不容已要以迨暇飲酒爲事而無復有乖忤遼闊
不得鬯其情之悲鳴虛何其和平而入人心也後世故舊
之不逮古也其相親近者或閒以嗜慾利貨貧富相耀得
失相爭賢賤相忮蓋卽無日不燕衍而欲一夕之足以合

其歡而釋其陰私之芥蒂不可得而況足以感神聽乎其
相關遠者愈漠漠焉耳矣哀哉伐木之詩亾而朋友之道
息此風俗所以不厚人心所以不祥而獄訟所以繁滋也
張君幼塘吾從母夫也德輿幼失母然習聞母之與從母
也爲從父姊妹同歲而生同室而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日
離旣嫁遂不相見不相見二十年而吾母卒矣又二十年
從母康甯如昔時君精力彌健而吾父之卒又已十有四
年竊自愍天之不弔以獨罹此厄也君之祖母爲吾族祖
姑父卹母卹皆係屬不忍忘顧祇十年前一見君遂別去
惘惘至今其爲人讀書漸通大義不屑爭科名性渾而靜

嗜飲不問家計吾嘗發狂論謂世之可與飲酒者甚希
居心不淨竝飲一席令人警欬不爽如君者非獨動吾親
戚依慕之忱卽飲酒一端亦足使吾徘徊而不寘而柰何
室之遠也丈夫不能立德業光親郇奔走衣食致終年無
暇日讀伐木卒章所謂迨暇者皆虛辭耳雖然吾不暇而
君甚暇又新得吾曹池舅氏爲之鄰其平居栢酒從容足
樂也吾終當洩弃塵事乘風日之美杖策百里外侍一夕
之雅讌有酒醕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雖不勝
栢杓尙能爲君歌之

天賦送郭景遠序

天地陰陽之變人事物理之常江海山嶽之雄鉅艸木昆蟲之細瑣吾與景遽靡三五日不言靡言不淡至願切足以互徹其聾瞶今景遽偶然之別又奚言願以爲無可言則平日之言皆冗贅支離也以爲有可言則豈特今當有言且繼今而言之不已未爲過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之謂也雖然徒恃乎言而已矣則吾與景遽比年來固綮綮言之而彼此無驟進者何哉蓋講習之爲道也道之半也孔子憂德之不修而後及于學之不講卽繼以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徙義改不善皆修德也故講之爲道特半也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賢巽語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爲賢繹與改非朋友事也故朋友之于身亦半也
夫兌之爲義也說而其爲象也口舌吾與景遽若不溪繹
痛改而猶常以言之爲樂是雖貌似乎朋友講習之誼而
直亦說于口舌而已矣豈聖人取兌之本旨哉兌以一陰
說二陽陽吉而陰凶戒說不正也庸詎知吾與景遽之日
相賞析而詰難者非說之不正也陽德之正也以剛剛莫
大乎反身而莫迅乎改不善兌初爻之所以剛而得其和
四爻之所以介而有喜也然則惟德剛故情正惟反身故
道全景遽行矣苟能日起而振迅之繼此言與不言而天
地人事流出動植之理將全在于反身之中而無不盡不

然吾與景遽相蔽于其半以自棄讀書三十年從事于口
舌間爲巫爲妾悲哉悲哉

送蘇生序

道之與俗所爭幾微閒而不可以形跡求士麤知讀書每
指意所不愜者曰俗人俗人嗚呼讀書非遂可免俗也自
以文取士以來父兄師保罔非以名祿氣勢望讀書者而
天下百塗遂莫俗于讀書而其祖襲而不可革也蓋將數
百年是故士之免俗也難蘇生者生長鄉曲之中悶悶然
一俗人也予一接其文辭議論卽驚其異于眾近則并以
文爲不足爲而真有意于讀書也異日之必能免俗者非

蘇生誰哉雖然文與道有本末而無彼此蘇生徒知文之
不足爲而所以爲文之本者苟不置力焉卽置力而徒在
于讀書焉則俗不能免而書且不可以讀夫蘇生天質淳
朴患氣不充耳黃魯直曰士不可俗俗僂不可醫臨大節
而不可奪可謂不俗矣夫臨大節而不可奪所謂能充其
氣者哉然大節不可猝備其備之也于平日始今讀書談
藝之士平日處心積慮混混焉隨俗作計較而彊顏謂人
曰吾大節乃不可奪則雖激昂張大其氣而俗之中于心
也彌甚孟子曰是積義所生者平日之力也積義非特養
氣之本而亦知言之本蘇生挾其淳悶之姿入世而與鄙

詐者游雖物所不能傷而吾患其爲詖淫邪遁所愚以自損其氣也然則欲求免俗之方黃魯直之言特要其終而孟子乃能并其始終而一之苟如是卽讀書爲文均無害其爲不俗而又何屏焉蘇生旣歸知免俗之原于養氣而養氣之功發明于孟子則道俗之界舍讀書其又何以求端而用力也蘇生名浩養吾其字予以養氣之說進亦蘇生之父命名之義哉

送邱勤子序

居常恠古之言別者至于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何其言之甚戚有兒女之仁而不裁制于道也乃者勤子鳳陽之行

子亦有之勤子年五十餘爲同省校官非老病非遠謫奚
戚爲曰不然校官乃有職守罕遷擢而貧者也三者皆于
歸計不便則雖六七百里之別卽數年十數年之別以數
年十數年之別而施之齒將六十之人而予又早衰而多
病甚戚人情乎憶予十六七歲初識勤子氣皆蓋一座二
十六七歲假館勤子之鄰無十日不斂勤子門邪正萌枿
幽明窳奧兩人豎議所及伸眉抵掌風發泉注雷輶電掣
時俗譟語一笑而麾之無敢枝梧者童子秉燭屏息候檐
下必雞唱乃返門外謗者九起兩人奮不顧然兩人或靜
坐斗室終夕默默屋內如無一人若兩人三月不見卽相

念切骨日日皆有病既見或互求所學之短交相責交相
泣泣已交相噤而不踰時又狂笑奇辨縱橫馳騁聲震屋
瓦屋內如數十人聲甫宋則又聯袂接踵求人跡不一到
之地炙赤日踏泥濘甚雨積雪野航荒寺爲窮日游游至
于病而未嘗悔也嗚虜意氣之盛如此今勤子所往輒齟
齬兩鬢皤皤然子亦百無成就日杜門從事藥物當是時
兩人方顧影悲懷謂不能尋前十數年之樂奈何重以別
也雖然勤子不憶子作齋西木石記乎所謂木石者非枯
宋彊制之謂凡爲吾之所不能不爲者盡其心不動其心
而已勤子此行庠序敦學之間盡心爲之而相忘于倦則

樂亦油油然生矣吾聞鳳陽多有明勳臣遺蹟勤子頽仰
憑弔激昂浩歌必足以追還前十數年之意氣又聞雲母
山逍遙臺是彭祖所服食莊生所寄傲也長生不可學無
何有不足訓若養氣以葆和聖賢不能廢也若勤子守此
甚戚者不冝裁制于道老病必相尋而至程子所謂不學
卽老而衰者也勤子必不然也外人以謂勤子之女新嫁
爲予子婦此行也若有所甚念乎此者則又專以兒女之
仁度勤子此勤子所一笑而麾者哉

劉宣林八十壽序

予數往來江甯其風尙餘治人文秀峙有六朝之遺雋或

疑敦愛土物講求先民夷粹之行者寡焉是又不然予嘗
登其南郭浮圖下瞰其形勢大江自西南來帶城而東羣
山四周遠近相拱指其淳固之氣非獨爲都會壯觀意必
多有韜含光華繇葆貞絜之士深藏其中而吾特未之見
也歲戊子十月以年家子禮見劉君宣林其氣貌樸厚姁
姁卑飭甚于幼少度其有隱君子風已而與其子恆胥富
胥定交京師皆謙約自將不敢失家法又時時于其邑人
所得君爲人之大方蓋年未及冠卽游吳越閒業計然之
術者五十年然人視之儒者也雅嗜讀書嘗別錄儒先精
語用自省克事親曲備所嗜奉巨資聘師訓子家中落不

改尤好周人貧乏負責者不克償雖千金券焚之與人約不爽晷刻或齟齬之亦不校曰尚氣之事虛憍之名吾終身無取焉予以爲向所謂韜含縣祿之士乃今一遇之今恆害已攝安東校官富害以直隸縣令需次所以及人者將不可窮量皆君之教也年登大耋嫠娑鄉閭中行三四里不扶杖夜分觀書能作細字其德氣龐厚天祐啓之者必宏且備富害旣嗣其世父然以親兄弟同鄉試榜者是年惟江甯劉氏人皆豔之君顧督勉不少衰曰偉矣哉讀書之事區區科名非可竟也君信嗜讀書矣吾徒將講乞言之禮焉冀卽以是自厲且歸而各厲其子弟可乎

魯特山七十壽序

傳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信矣哉往余聞吾邑文學魯翁特山有夷粹行僑居漣東窮海無人之鄉不希顯名淵然有以自足顧未之見也道光丁亥見其子一同于郡所爲文章遠騁高厲不可一世言貌溫厚若無所知識余大歎服因謂非獨子賢其父之身教可觀矣乙未一同由副貢生舉鄉試明年與余會試皆報罷僦車南歸逆旅中從容言曰子志宏遇嗇悲歌忼慨欲救一世之顛踣凋瘵顧于一身則忘之須髮白十六七寢則聞呻吟聲日旣出憂思勞頓不甯休甚非所以養性命也家君今年改七十膚革毛

髮校子猶壯盛實不曉養生術但沖澹自適耳嘗自言三十許時親串或謂人當苦思治生產從之一歲頭半白復遇一親串言誤矣枯菀分也乃大悟順逆之境不以心將迎終歲陶陶然擘鏡自照白者黦矣今產不及中人伯兄課耕穫一同學子脯脩佐之家君百不問嬖娒書畫閒不自知其貧且老語未終余憮然曰甚矣子之愛我而尊公之不可及也一同復曰一同兄弟欲爲家君七十壽冀得一序壽序非古顧震川集多載之敢以震川不辭者請其可乎余曰諾旣歸體中果甚憊藥餌不去手益思一同言復歎曰魯翁雖不屑世故而一同豪于文篤于性質佗日